



含苞待放的化橘红花。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颜东 摄

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小组会议现场,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在吃了两颗化橘红润喉糖后表示:“的的确确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润喉方面我觉得最舒服、最好的。”她的点赞让这款产自广东化州的药材火速出圈。

如今,化橘红已纳入国家“药食同源”目录,产业发展迎来历史性机遇,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126亿元,正全力冲刺200亿目标。化橘红,从“一片值一金”的宫廷贡品,到今日百亿产值的富民产业,正书写着岭南道地药材的传奇新篇章。

文字整理/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池榕  
通讯员 黎贵 陈红胜

# 化橘红:从汉代「红」到今天

一片润喉糖火出圈

## 罗辩植橘的传说

化橘红的种植历史可追溯至汉代,化橘红为芸香科植物化州柚在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下逐渐进化而成,至今民间仍流传着“龙化橘树”“鸟送橘种”“罗仙植橘”等关于化橘红起源的传说。

1989年,花城出版社出版的《橘红集》收录了民间传说《罗仙植橘》,故事说:罗辩曾患喘咳症,一个偶然机会喝了泡有野生橘树花果的石坑泉水,咳嗽渐止,而后经他多次试验,证实这种药果能治喘咳症,于是他开始人工种植,并定名它为橘红,此后罗辩骑着一头白牛,顺罗江而上,用橘红为人治病。后来州人把他奉作仙人,建庵纪念他。

1993年,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《化州橘红志》说:古时化州有一位叫“罗辩”的仙人,为解民困,搭茅棚于石龙岗(后为州署),种植仙树橘红,救治病人无数,后骑白牛逆大江而去,不知所踪。清代《考古辑要》卷四十六引用《郝志》内容,具体记述了这个罗辩仙人植橘的传说。1996年,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化州县志》也持这种说法,并说明清间,州人在州城建“华严庵”纪念罗辩,庵门楹联云:“前事忆当年,橘树千株经手植;仙踪留此地,茅庵一所寄身栖。”1997年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《茂名市志》说:化州橘红由罗辩引种于化州城石龙岗、赖家园、李家园及潘家园。罗辩无疑是化橘红发现和种植的始祖。

罗辩是不是化州地域土生土长的呢?他是哪个朝代的人呢?化州历史悠久,新石器时期便有先民活动,秦汉已成为岭南通边要地。秦始皇在岭南设立了桂林、南海及象郡,化州地属象郡。始皇曾令50万中原汉人南迁五岭,少数人流落到化州地域。汉建武十九年(43年)伏波将军马援平定南方交趾之乱,有兵士落籍化州地域。东汉中期,高兴郡(今化州属该郡)人李进22岁郡功曹,继任骑都尉、武陵太守,后升任交州(今广东、广西、越南地域)刺史。他任职期间,促进了汉越文化的交流,中华好些姓氏逐渐融入化州土著民族中。在这些汉人中有罗氏族人(始祖颛顼),他们沿化州地域内江两岸而居。其中一条后来叫罗江者,便是因罗姓人聚居而命名的。目前在化州居住的罗氏族人约有18000多人。综上所述,可以说罗辩的祖先是中原汉人,于秦汉年间入迁化州地域。罗辩应是土生土长的化州地域人。

据考证,罗辩生于280年,卒于373年,享年93岁,跨东西晋。化州市化橘红文化研究会的研究成果显示,他是晋代人,距今约1700多年,化橘红大规模种植也从那时候开始。



化橘红七瓜



今年,全国人大代表、化州市培林橘红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廖志略带上了化橘红树苗、各类化橘红深加工产品等参加全国两会。

## 千年传承的南药瑰宝

化橘红,道地名贵中药材,列“岭南中药材”之首,为“十大广药”之一,素有“南方人参”美誉,化痰止咳功效甚奇,被誉为“去痰圣药”。

据史料记载,化橘红品名不断变迁,至后来定名为“化橘红”。“化橘红”最早出自《普济方》。《中华本草》记化橘红释名:“‘化’者,言其产于化州”。

明清时期,化橘红被列为宫廷贡品,御用药物,受到严格管制。清代,化州道地橘红被宫廷御用,须由两广总督、广东巡抚亲自护送上京,太医院视其为利气化痰之最,医案标明“化橘红”“毛橘红”“苏泽堂橘红”“老树橘红”“署内橘红”,只有皇帝、皇太后、皇后、皇贵妃等人才能使用。

## 破茧成蝶的百亿产业

化橘红的价值与其独特的产地环境密不可分。化州土壤富含锰、镁、铁、锌等微量元素,使得这里出产的化橘红“柚皮苷”含量远高于普通橘红,药效尤为显著。正因其卓越的品质,2006年12月,化橘红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名录;2024年8月,它正式获批纳入“药食同源”目录。

据数据显示,在未纳入国家食物质目录前,2020年化橘红全产业链产值仅35亿元。即便民间有悠久的食用传统,其制品也无法向食品、保健品等大消费市场拓展。“药食同源”身份获国家层面认可后,化橘红产业驶入“快车道”。标准化种植面积从2020年8万亩增至2024年13万亩,年产鲜果7.5万吨,带动35万农户增收致富,昔日“苦药”变身“舌尖上的美味”。全产业链产值从2020年35亿元跃升至2025年126亿元,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价值快速提升。

传统印象中,化橘红多用于泡水,口感苦涩。如今,化橘红已开发相关药品、保健品、食品、饮品、日化品、工艺品等200余种衍生产品,形成“种植+加工+文旅”全产业链。这些产品不仅热销全国,还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,全国人大代表、化州市培林橘红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廖志略带上了化橘红树苗、各类化橘红深加工产品等参会,向媒体及代表们生动展示了“十四五”期间化橘红产业发展成果。他还将乡亲们田间地头、加工车间、丰收现场的笑脸收集起来,做成一张3D文创照片,把丰收的喜悦带到了两会现场。他带去的化橘红润喉糖让华春莹大加赞扬,令化橘红又一次走红网络。据某销售平台显示,近来“化橘红”关键词搜索量明显上升,平台相关产品销量

此外,明清时期,因化橘红神奇的疗效,涌现出周氏橘园、李家园、赖家园、潘家园、苏家园等从事种植、加工化橘红的家族。

明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初刊的李时珍著《本草纲目》载:“橘红佳品,其瓤内有红白之分,利气、化痰、止咳功倍于它药……其功效愈愈愈良。”清代《本草纲目拾遗》则称其能“治痰症,消油腻、消食、醒酒、宽中、解蟹毒。”光绪十四年《化州志》更是赞曰:“化州橘红,治痰如神,每片真者值一金。”这一传统功效也得到现代药典的确认。《中国药典》(2025年版)明确记载:化橘红“辛、苦、温,归肺、脾经”,具有“理气宽中,燥湿化痰”之功效,适用于“咳嗽痰多,食积伤酒,呕恶痞闷”等症。

同比增长超3倍,化橘红饮料、润喉糖等多款深加工产品成为抢手货,部分产品一度出现售罄。

3月14日,“广货行天下 橘香飘四海”2026年化橘红赏花活动正式启动。主场会场设在中华化橘红第一村——化州市平定镇大岭村,分会场设在橘州生态公园、丽岗尖岗岭、中坳美华化橘红种植基地、红峰农场十九队化橘红基地。从“赏花流量”向“经济增量”转化,化州正以全产业链思维擦亮这一“金名片”。

在橘州生态公园分会场,人头涌涌,除了化州本地的,还有相当部分是拖家带口的外地游客。“廖代表在全国两会发出热情邀请,华春莹副部长又如此推介,我决定来化州现场感受下,化橘红花实在太清香了,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呀!”来自江西的张女士告诉记者。“闻一闻,醒脑提神;嗦一嗦,舒筋活络;品一品,咳嗽快滚。”来自东莞的游客李先生,张口就是押韵易记的推介词,俨然一位“野生”化橘红广告人。“化橘红真系好嘢,新冠疫情期间,我以它作茶,一直没有感冒。省有位老中医说,赏化橘红花,相当洗肺,所以我来了,平时实在吸太多灰尘了,来化州既可赏花,又可洗肺,还能品美食,一举多得,何乐而不为呢!”

近年来,化橘红正加速形成生产标准化、营销品牌化、三产融合化的全产业链开发格局,借“药食同源”进一步延链提质,锚定“千亿产业”目标。化州将继续深挖化橘红千年文化底蕴,通过举办赏花花节、文化节,拍摄微短剧,建设博物馆等方式,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,实现从“卖产品”到“卖体验”“卖文化”的跨越,打造出一条联农带农、点“绿”成金的共富之路。

## 与化橘红有关的文学作品

### 己丑除日二首·其二

【北宋】苏轼

橘红安稳近谁传,鬢雪萧骚久已然。  
梅柳任教修故事,蚕丝聊与祝新年。  
敲门贺客辞多病,守岁诸孙听不眠。  
粗有官醅供夜饮,一瓶浑浊且称贤。

### 赖园橘红集序

【清】陈兰彬

化州岁登天府,州麻苏泽堂前产也。外此药肆所需,则以赖家园橘为最。园毗州麻,同秉磁石之气,功力维均。且赖氏业此,无租赋之扰,旱涝之虞,得以岁入余资,浚沼

池亭,杂植花树,过客停骖,往往流连不去。凡有题咏,主人皆藏之,积久成帙,今夏经此,橘甕携携厥稿回序于余。余思园林之胜,得之城市为难,有园林之乐而无园林之费益难;橘甕何修而得此哉?余忆十余年间,足迹半天下,所见富豪家构园,名客极欲穷奢,一再夷为墟者,指不胜数。设移赖园于通都大邑,购之者价且不贻,其芳菲之点缀,金碧之渲染,以及名公巨卿之题,当必百倍于斯。而乃僻在南陲,高轩之过,寥寥可数,只以橘能药病,存园名于若隐若见之间,余不能不为斯园惜焉。其地尚豪奢,其用可以济世,与苏泽堂并垂不朽,视夫转瞬瞬为墟者,不啻霄壤,俯仰兴怀,感慨系之,于是乎书。

### 化橘红果



▲2025年,化橘红全产业链总产值历史性突破126亿元,带动35万农户增收致富。

## 古港木棚话沧桑

■黎汉辉

木棚,曾是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博贺港海皮(海滩)上随处可见的置家人居所。它们成群结队地立在海岸边,一间接一间,一片连一片,宛如潮水退去时搁浅在滩涂上的船队。对终年“以舟为宅”的置家人而言,木棚是漂泊生涯中一座安稳的驿站。出海归来,将小艇往棚柱上一系,人便从摇晃的波浪踏进吱呀作响的木地板;涨潮时分,甚至无需出门,只需从棚板缝隙垂下一根钓线,晚餐的菜肴便有了着落。

建一座木棚,是置家人向陆地谨慎的扎根。在约三十平方米的沙滩上,把八根粗实的杉木深夯入地,便是撑起木棚的栋柱,横梁用拧紧的铁丝牢牢扎在柱上,架上木板,再铺层层竹叶与杉树皮,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就算落成。这房子是悬空的,地板离地约叁米,巧妙地避开了日常潮水的侵袭。里头隔出两三间卧房,连着堂屋、灶间,还伸出一个开阔的露天平台。那平台格外重要——一架木梯从此处架起,男人由此下海,女人在此补网,孩子伏在栏杆边,望着无垠的蔚蓝,一天天长大。

博贺港的木棚,依着亲戚与朋友,自然聚成几片:上街棚、下街棚、一村、二村、沙头棚……其中要数二村与沙头棚最为热闹,尤其是沙头棚,人烟稠密,声响喧杂。潮水退去后,裸露的棚底沙滩便成了巨大的游乐场,孩童的追逐声、归航的吆喝声、修补渔网的拉线声,混合着淡淡的海腥气,在木柱之间悠悠回荡。

置家人之所以择水而居,一是因木棚省料俭工,生计所迫;二是图个方便——船缆一拴,人便到家,渔获一拎,就能下锅。住在木棚里,固然有海风穿堂的爽快,冬暖夏凉的朴拙,但生活的底色里,总浸着咸涩的艰辛与无常。每年夏秋,台风如期而至,如同悬在棚顶的利剑。风暴袭来时,怒浪如猛兽扑岸,单薄的木棚像孩童搭的积木,被轻易撕碎、卷走,只留下几根光秃秃的木柱,如墓碑般立在废墟之中。老一辈人都记得,有一年特大台风过后,港湾满目疮痍,木棚尽毁,舟船倾覆,更有十余条生命永远沉入了大海。那不仅是家的消失,更是对“靠海吃饭”这桩生计一次沉重的叩问。

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光景渐渐变了。政策如暖风吹进渔港,机帆船取代了小舢板,集体作业带来了稳定收入。木棚——这曾托举着一代人悲欢的舞台,缓缓拉上了帷幕。人们陆续搬出了大海,木棚悄然立起,渔民新村的现代化建筑群矗立在街道两旁,那片曾经连绵的木棚群,在时光的潮声中逐渐隐去。

如今,漫步于博贺港开阔的海堤大道,眼前是整齐的楼房、成列的渔轮,一队队一行行,景象颇为壮观。旧日的木棚,早已无处可寻。只是偶尔在茶余饭后,还有白发长者指着某处灯火通明的码头,或泊满船只的港湾,对身旁的年轻人轻声说道:“看,那儿以前就是沙头棚,退潮后在木棚脚下,总能摸到肥美的蛤蜊。”这一句平淡的话,就像一枚被潮水带上的旧贝壳,在这片现代化的滩涂上,忽然泛起了往日温柔的光泽。

木棚的沧桑,远不止于一种建筑的消失。它标志着一个时代、一种完全依海而活、与风浪贴身搏斗的生存方式的终结。从木棚到楼房,变的不仅是建筑,更是人与海的关系。置家人不再只是大海的索取者,也成了岸上家园的共建者;生活不再只随潮汐起伏,也有了更稳固的根基与更广阔的选择。

那些远去的木棚,因而成了一

座无字的碑。它简陋,却曾遮蔽风雨;它脆弱,却见证坚韧。它承载了置家人最初的陆地梦,也目送他们走向更远的远方。它的故事,像退潮后留在沙上的纹路,很快会被新的浪花抚平。但大海记得,陆地也记得,这里曾经有过怎样的家,怎样的人生。